

# 如何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宗润弘

[runhong1989@outlook.com](mailto:runhong1989@outlook.com)

## 作者简介

宗润弘——男，1989 年生；于 2010 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系获学士（B. S.）学位；于 2010——2014 年就读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数学系，其间于 2013 年春季在北京大学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任访问学者；于 2014 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获博士（Ph. D.）学位；于 2014——2015 年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数学学院担任研究员（Research Member）；于 2015 年同时获得在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数所常春藤高校数学系中担任讲席教职的邀请，以及在千禧年对冲基金（Millennium Management L.L.C）的旗舰投资组中直接担任基金经理等职位的邀请；于 2017——2019 年就职于德国美因茨大学，其间于 2018 年在职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硕士（M. A.）；于 2019 年入选中国“国家青年人才计划”，并于同年起就任南京大学数学系正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主要从事数学、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

## 前言

笔者之专著《新经济体系研究》（后文简称《研究》）主要基于一种唯物辩证法中的刻画宇宙运行之本体论（Ontology）秉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核心观点构建了一种综合与统一共享经济与竞争经济——此人类文明迄今所发展和演化出的两种形态迥异且互相对立之主要经济模式，同时以前者为主体和核心的理想之经济体系。经有关方面之研究，笔者自感可进一步将《研究》之论述与中国现行的以必将全面实现的共产主义为理想的、以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相关联，从而系统性地为这些政策和制度提供理论支持。

与对《研究》之概要性回顾有机结合，笔者将在此书中论述如何按如上所述之要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笔者诚希望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学者、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界从业人员、广大经济界人士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导引---如何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为笔者自认在《研究》中所作的对共享经济与竞争经济---此人类文明迄今所发展和演化出的两种形态迥异且互相对立之主要经济模式之综合与统一的考虑之出发点，《研究》第一章所概述之笔者自认的唯物辩证法中的刻画宇宙运行之本体论（Ontology）可基于笔者所谓“恒久能力”及不良“品质”对人的本质构成进行分析评估，从而给出一种对具有本质优越性的笔者所谓“非平凡态”，或如《研究》所阐释的---也可被命名为“共享态”的人类个体之鉴别标准。

如《研究》所论述的，此种“非平凡态”或“共享态”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其一，在某种笔者所谓“道德价值判断体系”之作用下，此种个体会自然地位于全社会之上层，同时依某种直观机制一定程度地以其作为人类个体的主体性代表其所在之社会组织的社会性主体性。

其二，在道德价值判断体系之作用下，此种个体之群体会自发形成某种显著地区别于且也优越于理论上应位于全社会之底层之竞争经济或资本市场之雇佣式生产组织的笔者所谓“社会化生产组织”，同时会在此种组织中自发地进行显著地区别于且也优越于竞争经济或资本市场之雇佣式生产的笔者所谓“社会化生产”。

其三，依某种经济方面之机制，此种个体之群体会在其所构成之社会化生产组织中形成显著之以对组织之所产物之共享为主要特征的共享经济。

其四，鉴于此刻画宇宙运行之本体论（Ontology）所使用的是一种“连续”的数学方法，可在此种个体之群体内部作相对的分析 and 比较---特别地，可在“非平凡态”或“共

享态”中分析并鉴别出较初级之“非平凡态”或“共享态”以及素质能力更加出众的高级形态之“非平凡态”或“共享态”、亦即高级“非平凡态”或“共享态”。

其五，依某种结合笔者所谓“循环扩张”及上文第三要点所述的“非平凡态”或“共享态”自发形成共享经济之机制之内蕴机制，高级“非平凡态”或“共享态”可高度或完全地以他们作为人类个体的主体性代表其所在之社会组织、特别是其所在之最大之社会组织——亦即通俗所谓“人民群众”之社会性主体性，从而可代表通俗所谓“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现在，我们注意，共享经济体和竞争经济体或资本市场分别会自然地伴随或对应公有制和私有制形态，同时公有制形态和有关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对其所在之社会组织、特别是通俗所谓“人民群众”之社会性主体性的代表性是刻画共产主义形态的两个基本要素，故而如上“非平凡态”或“共享态”正是会自发地践行共产主义的社会成员个体、亦即通俗所谓“共产党员”（后文简称“党员”）个体。据此，笔者看来也可将“非平凡态”或“共享态”命名为“共产态”。

据上，我们有如下综合之图景：高级“共产态”或“党员”个体会自然地构成高于理论上应作为全社会之底层之竞争经济体或资本市场的一种同时也作为共享经济体之可统领包括竞争经济体在内之全社会的全社会之某种中心及核心式组织、亦即笔者所谓“中心共享经济体”或通俗所谓“政府”。

而在另一方面，考虑现有社会生产力水平及人口素质，对于笔者看来目前还以相当之数量存在的属于通俗所谓“普罗大众”之或不能符合“共产态”或“党员”之标准的社会成员，鉴于他们自身之素质或并不能充分地胜任中心共享经济体或政府的职能，也不能充分地胜任现有生产力条件可支持的社会化生产，且也不能自发地与“共产态”或“党员”

建立、或者在他们互相间建立显著之共享经济及公有制形态，笔者看来或还是更适合在中心共享经济体或政府的统领下将他们先置于竞争经济体或资本市场，让他们主要作为雇佣劳动力寻求生存和发展。

因此，考虑现有社会生产力水平及人口素质，笔者看来可在中心共享经济体或政府的统领下大力建设一被置于全社会之底层的竞争经济体或资本市场，并让其在涉及普罗大众的资源配置中先发挥决定性作用。笔者认为政府相对于市场具有绝对之优越性，并拥有对后者之绝对的统领和干预权。可能之此种统领和干预会因作为通俗所谓“人民群众”之主体性或根本利益之代表的“共产态”或“党员”自身之素质的优越性而自然且必然地有效或合理，因此笔者看来本质上政府仅需做好保持作为其内部成员之“共产态”或“党员”之优越性的“党建”工作即可自然地保证其对市场的有效统领和干预。

另外，鉴于国有企业是政府统领资本市场的重要过渡环节，因而笔者看来可在“共产态”或“党员”的领导下做好其结构性调整。可在整体大力强化国有资产之同时在国有企业中下层适当发展与资本市场接轨的企业结构与激励机制，并且笔者看来应在各个核心产业均形成“共产态”或“党员”强力领导的大型国有企业与市场充分接轨并统领市场之局面。一言概之——资本市场仅为微观及局部特例，应“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同时，笔者看来在市场亦应有诸如对以笔者所谓“无产者”为代表的一些不适宜在市场生存之个体建立适当保护，对一些会在市场自发产生“剥削”机制的不良“资本家”形态至少予以监督等措施。笔者看来此已被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所倡导的“变革”市场之举措所蕴含。

如上即大体为笔者自认对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领会，笔者希望将其作为此书的核心课题进行重点讨论。

进一步地，如《研究》所论的，高级“共产态”或“党员”会自发地形成高级形态之共享经济及公有制——从而可在彼此间形成极强的近乎对应于彼此之“合而为一”之共同性或等同性的笔者所谓“泛化性联系”，且因其可高度或完全地以他们作为人类个体的主体性代表其所在之社会组织、特别是通俗所谓“人民群众”之社会性主体性而可相对于非“共产态”或“党员”及较初级之“共产态”或“党员”享有更大的诸多狭义或广义之自由度与权利。

笔者看来若将此“合而为一”性及高级“共产态”或“党员”之理应有更大自由度与权利应用于政治经济，则意味着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在全社会上层提前发展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特别地，共产主义各个阶段可在全社会范围内同步发展，且笔者看来高级也即最终阶段的共产主义理想可在由高级“共产态”或“党员”所构成的全社会精英阶层提前实现。进一步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人口素质的提高，更多比例的人口将符合“共产态”或“党员”乃至高级“共产态”或“党员”之标准，资本市场会自行缩小，同时全社会上层的高级共享经济及高级公有制之涵盖范围会逐渐扩大至全社会——共产主义理想必将在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引领下在全社会范围内全面实现。

笔者再看，若将以上“合而为一”性及高级“共产态”或“党员”之理应有更大自由度与权利再反应用于“党建”，则意味着愈发高级之“共产态”或“党员”会因愈发“合而为一”而愈发具有“唯一性”，并也理应有越大的自由度与权利。意识形态之数学分布可具有任意性，故理论上高级“共产态”或“党员”并无所谓高级之上限，因而可认为“最高级共产态”既已具有“唯一性”。笔者看来以上意味着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应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全党全社会应该坚决贯彻强化以“核心意识”、“看齐意

识”为主的“四个意识”，紧密团结在领导核心周围，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

再次地，笔者看来但凡一社会有足够多的符合高级“共产态”或“党员”标准的高素质人类个体，其自然会且也必然会在全社会上层建立显式或隐式的高级共享经济及高级公有制形态。高级共享经济及高级公有制以其内部的“合而为一”性及有关社会成员个体之理应有更大的自由度与权利，必然不容许所谓“多党制”、“三权分立”等西方世界倡导的政治结构存在。笔者看来仅凭此一点既已可见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相对于目前西方之主流制度的本质优越性——笔者看来西方世界必然会、或已经在因其诸多不合理设置而发生所谓的“罗马式衰退”。

笔者亦希望指出，《研究》所给出的对“共产态”或“党员”之鉴别标准，亦可帮助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相对于西方世界所谓“普世价值”的本质优越性。笔者看来，考虑在此已可对人类个体的本质构成进行分析评估，且人类个体间自然存在本质的差异性及其相对之“优劣性”，因此笔者认为西方世界所谓“民主、自由、平等”并不存在自洽的内蕴定义。现实情况下，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以符合“共产态”或“党员”乃至高级“共产态”或“党员”之标准应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价值取向。

最后，《研究》所提出的“均匀性原理”可在新发展理念等课题中有一系列应用。特别地，除了笔者自认基于此原理所作的对“供给侧改革”等相关政策之应用，笔者看来此原理可蕴含讲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常态”经济体之相对于西方世界倡导的片面看重 GDP 增长之经济体的本质优越性。



综上所述即为本著作基于《研究》之论述为中国现行的以必将全面实现的共产主义为理想的、以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一系列政策制度提供理论支持，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总体思路。

## 目录

前言	-----
导引——如何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第一章——一种唯物辩证法中的刻画宇宙运行之本体论（Ontology）概论	-----
1.1 高级物质系统的循环扩张	-----
1.2 泛化性联系与确切性联系	-----
1.3 各特征阶段的泛化性与确切性之分类	-----
1.4 现实性假设	-----
1.5 循环扩张的形式完备化	-----
1.6 意识力间的相互作用	-----
1.7 高级物质系统个体微观层面之循环扩张及“扬弃”	-----
1.8 一种对物质系统的唯物论意识分析法	-----
1.9 否定之否定律中的循环流变	-----
1.10 均匀性原理	-----
第二章——经济形态与所有制	-----
2.1 联系的形态作为共享经济与竞争经济的来源	-----
2.2 竞争经济与私有制	-----
2.3 共享经济与公有制	-----
2.4 公有制与私有制之两极对立	-----
第三章——非平凡态或共享态与共产态	-----

3.1 恒久能力与不良品质-----

3.2 非平凡态与平凡态-----

3.3 非平凡态或共享态也可被命名为共产态-----

3.4 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第四章——道德价值判断体系-----

4.1 联系的形态作为道德与法律的来源-----

4.2 社会等级的来源与单方向泛化性联系-----

4.3 单方向泛化性联系与道德价值判断体系-----

4.4 党员应自然位于全社会之上层-----

第五章——竞争经济体与资本市场-----

5.1 竞争经济体即资本市场-----

5.2 资本市场之基本模型-----

5.3 论劳动力在现实之资本市场中成为商品-----

第六章——社会化生产组织-----

6.1 党员会自发形成社会化生产组织-----

6.2 社会化生产组织的基本特征-----

6.3 社会化生产组织的内部结构-----

6.4 社会化生产组织的生产形式-----

6.5 社会化生产组织的优越性-----

第七章——公有制与私有制之分化-----

7.1 恒久能力与剩余价值-----

7.2 恒久能力之发挥的基本特征	-----
7.3 资本市场中的剥削机制	-----
7.4 党员会自发形成公有制形态	-----
第八章——社会性主体性及其代表性	-----
8.1 高级物质系统个体微观层面之循环扩张的无时间性	-----
8.2 党员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代表	-----
8.3 论资本主义范畴内的自由	-----
8.4 真正的自由作为主体性之代表性	-----
8.5 共产主义的两个要素：公有制与代表性	-----
8.6 资本市场的无主体性：民主在资本主义范畴内的不可能性	-----
第九章——主结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9.1 资本市场应被置于全社会之底层	-----
9.2 中心共享经济体与政府	-----
9.3 政府相对于市场有绝对之优越性并对市场有绝对之干预权	-----
9.4 国有企业是政府统领市场的过渡环节	-----
第十章——几个有关之课题	-----
10.1 关于初级共产主义	-----
10.2 关于资本主义危机	-----
10.3 关于高级共产主义	-----
10.4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	-----
10.5 论西方之衰退	-----

10.6 论西方之普世价值-----

10.7 均匀性原理的应用-----

注释及参考文献-----